

人世间

雨中的海

刘洪

一名男子推着轮椅，走上了长长的黄海栈桥。轮椅上坐着的人，是他的儿子。二十岁左右，乌黑的平头，浓眉大眼，脸蛋胖乎乎的，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却没有了左腿！

我感到震惊和惋惜，跟着他们走向深海处的桥头。

越往前走，海风越大，那么凉爽，让人舒畅。此时，突然天上下雨了，轮椅的转速顿时加快。我听见轮椅上的男孩喜滋滋地说：“再快点，再快点。”父亲弓着腰，加大了推力，喊着：“跑喽，飞起来喽。”我听见男孩笑了一声。我心想，这位父亲真好！这个男孩真乐观！

终于赶到桥头那座巨大的水晶球下，一个避雨的好地方。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四个避雨的人：两个女童、一位妈妈和一位姥姥。当轮椅进入她们的视线时，她们和我一样，都感到震惊。那两个女童，紧盯着轮椅上男孩的空腿，吓得紧绷小脸，瞪圆了双眼，较小的女童紧贴着妈妈的双腿，转过脸去，不敢看。妈妈则悄悄掏出了手机，想把男孩拍成视频。姥姥严厉地瞪了她一眼，她连忙把手放回包里。

包里。

男孩大概早就适应了被人关注，他的神情波澜不惊，一对浓眉大眼，两个浅浅的好看的酒窝。对于他的沉静，我既惊讶，又敬佩。

雨下得大了。茫茫的海面涌起了波涛，遥远的养马岛在涛声中模模糊糊，起起落落。海风呼啸，让人感觉到了凉意。那位父亲，从轮椅的后兜里掏出一叠纸巾，蹲在男孩身前，擦着男孩穿着短裤的右腿。因为腿上溅了不少雨点，他擦得很轻，擦得很仔细，生怕擦疼了似的。擦完了，他又冒雨跑到栏杆前，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垃圾筒里。回来后，他站在男孩身后，望着狂躁的海面，脸上风平浪静。他很瘦，可以说骨瘦如柴，双眼静观海景，但手却不闲着，一会儿摸摸男孩的短发，一会儿捏捏后脖颈，再捏捏两个肩头。捏完了，他又轻轻地敲打男孩的后背。男孩扭了扭身子，说：“疼。”他就不敲了，继续看海。男孩突然往左侧弯下了腰，他发现后赶忙掏出一叠纸巾，放在男孩的下巴处，适时地接住了他咳出的痰。男孩咳得厉害，脸色通红。他蹲下身，用右手轻轻地拍打男孩的

后背。

一名女童忽然尖声喊：“船！飞船！”在远处的海面上，一艘白色的摩托艇犹如海鸥，在高高的浪花间飞驰着、出没了。另一个女童也激动起来，跟着喊：“飞船！飞船！”两个女童跳着、喊着，转着圈，你追我赶，轻薄的裙子都飘起来了，像是两只翩翩起舞的花蝴蝶。轮椅上的男孩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俩快乐地舞动，并伸出左手，笑着向女童很友好地挠了挠手指头，逗她俩乐。

雨小了。男孩却来事了——他尿了！那位父亲又是一阵忙活，掏纸巾，擦腿，擦完腿，又去擦积了尿液的瓷砖地面。一叠纸巾不够用，又去掏了两叠。最后他从轮椅后兜里掏出了一叠粉红色的卫生纸，小心地垫在男孩的短裤里。一切都做完了，他伸出手，想拍拍男孩的脸安慰一下，男孩却躲过了他的手，说了一个字：“脏。”

雨停了，风也小了，父子俩走了。目送着两人缓缓地向西走远，女童的妈妈喃喃道：“好漂亮的男孩，不幸的男孩啊！”我却说：“也是个很幸运、很幸福的男孩。”

诗歌港

我要给春天写封信

邓兆文

我要给春天写封信
用大地做纸，心为笔
我不写收信人
开门见山之后，直奔主题
你看，我总是这么急
不急不行呀
春天那么短
而要做的事又那么多
先把浇地的水落实好
因为春雨也不可靠
所有的农具都要备齐
清明之后，就是谷雨
该写的那些种子
除了空格、边沿和留白
一粒也不能少
管理也要跟上
夏天的虫子多
而懒惰甚于虫害且没有解药
不用回信，这是一封
公开信
但要向全天下的农民
此致，敬礼

落红

冯宝新

我捡起一枚落红
犹如拾起一枚贝壳
时光关闭了春天的门扉
无边落红萧萧下
我也像一枚落红
被一场春风挂在枝头
又被一场春风抛向远方
时光的流水剥蚀万物的容颜
谁又能改变
肉身的生死轮回
谁又能化解
花开花落的忧愁与感伤
从一枚被抛向沙滩的贝壳
可见无常大海的汹涌澎湃
犹如从一枚落红
悟出生命的真谛

梅花谷里闻梅香



本报讯（通讯员 刘学光 摄影报道）四月春风暖，梅花缤纷绽。4月7日，北海文学杂志社20位作家走进栖霞市场镇千亩梅花谷采风，他们将用生动的笔触书写乡村振兴的伟大创举。走进占地一千亩左右的梅花谷，一簇簇白色、红色的梅花在枝头绽放，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梅花谷，让人连连赞叹，大呼惊艳。大家赶紧拍照合影。

“梅花谷，花醉眼，烂漫娇艳，恍若仙境。花仙子，起舞翩翩，摇曳生姿，缤纷多彩，婀娜绝俗。”杂志社名誉社长、作家、诗人柳文东随口吟出赞美诗。

北海文学杂志社组织的这次采风活动，就是要以文艺的形式为富饶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文化赋能，为乡村振兴、文化繁荣、经济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姑姑的初恋

沐溪

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爷爷很自私。他为什么不允许我姑姑和瑞祥叔家的大儿子双奎结婚呢？我记得姑姑出嫁那天，呼啸的北风夹着雪花漫天飞舞，街上的小路都结冰了，从烟台来迎亲的两个人，早早地就在堂屋等着。姑姑的一双眼睛都哭肿了。她下意识地去窗外看，或许那一刻，她期盼着能看到双奎吧。此刻，双奎早就来到了村外的五龙河边。他知道，这里是出村的必经之路。他没有勇气拉着姑姑私奔或者上门提亲，他只能强忍着钻心的疼痛。姑姑那两条油光发亮的大辫子在他的脑海里拼命地浮现，深深地捆住了他的心。看着已经结冰的河，他的心一片冰凉。当冬日的暖阳照射到屋里时，姑姑两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被奶奶从下到上、反反复复抚摸了好多遍后才用剪刀剪掉了。齐耳的短发，让本来就俊俏的姑姑更加利索了。

据说，姑姑的两条大辫子后来让双奎要走了。爷爷把姑姑许配给了烟台一家吕姓朋友的儿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爷爷和吕姓朋友在烟台做买卖，吕家把大儿子送到爷爷跟前，说让爷爷带带他。再后来，奶奶带着姑姑去烟台小住，两家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只不过那时候姑姑还是个孩子。后来，爷爷回到了老家，姑姑长大以后和本村的双奎好上了。我记得姑姑和双奎在小车队搭伴。那时候往山上运肥料全靠独轮车，姑姑是队里最好看、最能干的姑娘，瑞祥叔是大队书记，双奎提出来和姑姑搭伴，自然没有人去争

了。不过，这也让同村的小伙子眼热得不行，在他们的心里，谁能把我姑姑娶回家，那简直是娶了个宝回家。

姑姑特别能干，记得我父亲在外边上班，家里的活儿全靠姑姑带头干。妈妈弱不禁风，印象中她没去地里干过活。姑姑还会缝纫，过年时好多村里人的衣服都是姑姑熬夜做出来的。姑姑的手很巧，村里哪家姑娘结婚，姑姑便会绣一对鸳鸯枕头送给她。我最爱吃姑姑做的白面油饼，一层一层的，不用吃，光闻闻就喷香。谁家来了贵客，都会让我姑姑去做油饼招待客人。

姑姑在我八岁那年离开了家乡。那一年，妈妈带着哥哥和姐姐也去了城里，家里就剩下爷爷和奶奶。奶奶是“小脚”，爷爷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地里的活全靠左邻右舍帮着干。有好几次双奎来我家帮着干活，都被我爷爷拒绝了。那时，我们家的大水缸能盛十担水。冬天井边四周结了锃亮的冰，每次奶奶都嘱咐我：“巧儿，你一定小心啊，带把小铲子挖点泥，撒在井边上就不滑了！”我嗯了一声答应着，心里却怕得很。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要是姑姑和双奎结婚，该多好！

双奎话不多，每次来我家都不闲着。他总是对我奶奶说，是队里让他来除猪圈里的粪的。这是农村最苦最累的活了，可是双奎却乐此不疲，很愿意干。每次双奎来除粪，姑姑就会坐在院子里做针线活。双奎肩上的布袋是那姑姑亲手做的，姑姑把所有的情都缝在那密密匝匝的针眼里。姑姑时不时地抬

起头看双奎几眼，然后赶紧低下。

“做针线活不用心怎么可以？”奶奶从姑姑身边走过，丢下这样一句话，眼神里充满了警告。这让姑姑既害羞又紧张。当姑姑吸吮着被扎的指头，双奎就会停下手里的动作，满脸的心痛。看着姑姑没事，他便更起劲地弯腰干活。

我们全村都姓宋，没有一个外姓人。多少年了，本村的姑娘都是外嫁的。所以，村子里的姑娘到了该婚嫁的年纪，村里的媒婆都会把她们说给三里五村的小伙子。村里人对姑姑和双奎的事情都知道，他们私下偷偷议论。有的人还跑到我爷爷跟前告状，说看到双奎偷偷拉拉姑姑的手了，爷爷听了也不作声，当年冬天就把姑姑嫁了出去。

姑姑再回到村里，已经是两年之后了。她挺着大肚子，怀里抱着儿子，当她看见双奎时，两个人就像被定海神针定住了一样，默默地看着对方，心中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向对方倾述，却又默默无声。不久，双奎的父亲托人给他找了邻村的一位老师。双奎结婚了，听村里人说，新婚前一天，双奎跑到村里最高的躲山上大哭了一场。

再后来，双奎当上了大队书记，村子发展得越来越好，姑姑也被请回村教刺绣。村里的副业越来越多，老百姓的日子也富裕起来了，该出嫁的姑娘也不愿意出村，有情投意合的都终成眷属，一下子就破了本村人不结婚的规矩。

日子就像前行的车轱辘，不管快与慢，它总是在不停歇地往前赶……